

文苑

散文

石磨

李方明



一天,我突然想起老家的石磨。

印象中,石磨是由两块麻石磨成,是用来把米、豆类等粮食加工成米粉、豆浆的一种石制工具。

石磨分上下两块磨盘,中间有个轴心,相互咬住,上磨盘还有个凹眼,粮食从凹眼里扫进去,磨出来的是带着芳香扑鼻的豆浆或米粉。

小时候,总希望母亲和姐姐们能常常磨米。因为此磨一转,就能把米变成了米粉子,变成米粥。于是我的口福也到了,可以解我一时之馋,日子就会变得灵动和快乐起来。米粥是好吃的,特别是掺了糯米粉做成的粥,那是又柔软又清香。但在那个年代,一年难得吃上几次,因为粮食是非常有限的。

推磨的响声很特别,石磨转起来的声音“嘎吱嘎吱”响。要说推磨也是个苦力活,每当看到母亲推磨时,我就希望自己快快长大,能帮母亲一把。

母亲右手推磨,左手还要不停地拿着帚帚往磨凹眼里扫米粒进去,而且推磨力要均匀,还要借着它的惯性。

遇上过年过节,要磨很多米粉,母亲就会安排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轮流磨。母亲一人磨米时,往往是家里来了做功夫的师傅,如篾匠、木匠、裁缝等,还是我们几个孩子过生日,母亲为了不耽误姐姐分工,总是自己磨米做斋。

有人说是佛语,用来敬菩萨敬神灵的,如斋饭、斋菜,还有就是用米粉做成的米斋(在我老家对米斋还有一种称呼,名曰:“叫”)。我家也常常磨米做斋给自己吃,只是在吃之前,母亲会把米斋安放在神龛上,再在祖宗牌位前燃上三炷香,还要对着牌位作揖。这样做了后,母亲才叫我们吃。

那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队上出工。刚回来时,队长说我许多农活不会,如犁田、耙田、打蒲滚等等,所以算不得全劳力,也评不了10分。过去的农村,机械化程度很低,做农活很苦,夏天太阳火辣辣的,还要搞“双抢”,寒冬腊月时,还要修渠道搞园田化,如今回想起来都还有点发憷。

有一天,我在家磨磨唧唧不愿出门,而母亲对我也有点溺爱,也不催我。这时,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嗓音大,并打着哈哈跟我母亲说了几句,那意思是家里来了木匠要借我家石磨用一下,磨米粉子。我母亲没等对方说完,就大声道:“用吧用吧,你用就是。”接着我母亲笑着说:“秋英,这是哪来的美女子呀,挺水灵的。”秋英听我母亲一问,忙笑着回答:“这是我亲侄女,南岸的。”

母亲听后道:“那地方我去过,有十几里路远呢。”母亲说后,就对秋英道:“你们磨吧,我先去下菜园里。”说完,母亲喊我:“明啊,秋英嫂在磨粉子,你泡两杯茶端出来,我去菜园摘些菜回来。”

我并没有出声,她们说的话我也全听到了。过了一阵,我端了两杯茶水来到秋英嫂的面前,并喊一声“嫂嫂”,而且在我抬眼的瞬间,正与秋英嫂的侄女相互看了一眼。她看着我笑了笑,又一脸羞涩地低下头,我也赶紧别过脸。我想此女子正如母亲刚才说的,真是水灵呢。她个子与我一般高,白净的脸蛋,五官清秀,头发有点黄,一身衣服有些破旧,但很干净,穿一双凉鞋,看上去显得瘦弱。

秋英嫂看着我们的窘态,就赶紧介绍了一下,对我说:“她叫雪姑,17岁……”就在秋英嫂说话间,我又看了一眼雪姑,她的脸羞得通红。我也急忙进了柴屋忙着添柴烧水。

这时秋英嫂正招呼侄女去推磨。我通过柴屋的窗户,看着她们右手握住磨杆一去一来的推磨,由于石磨比较笨重,她们推磨推得有些艰难。又因雪姑站的方向正对着我,让我看见了雪姑的前额和脸上渗出的汗水。我有些心疼雪姑,想去帮她一把,但我没有,因为我没勇气,只是默默地为她鼓励。

终于,当我母亲从菜园回来时,她们也磨完了。就在她们离开时,雪姑终于抬头望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神很深情含有一种期盼。

就在她们转身的一瞬,我听见了秋英嫂喊我的名字,还叫我去她家吃米斋。

一转眼已过去三十多年了,如今,老百姓富裕了,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像石磨这样的老物件很少有了。我老家的那台石磨,谁也说不清它的去向。但石磨和亲人推磨的情景以及雪姑留给我的眼神,却时常在我脑海里萦绕,这不算年少时石磨留给我的一份思念呢?

绿色邮包

肖又楠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和妻子在新买的毛坯房商量装修计划,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下。一位满脸堆笑的女邮递员,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叫我签字。我问她怎么找到这个离中心城区比较远的地方。她微笑着告诉我,是我的老邻居说给她听的。她骑着摩托车,挎着绿色邮包,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到了这里。

小时候,我看到有人挎着比书包还大的绿色邮包,感到很新奇。大人告诉我,邮包里装着要紧的东西。长大了,我才知道,绿色邮包里的东西,与我们工作、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我在农村中学任教时,每周星期三大约第二节课后,会迎来一位满面春风的邮递员。那时,他约莫40岁,全靠两条腿,爬山越岭送邮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才骑着自行车,穿行在狭窄的乡间小道上。自行车后面的两旁,总平衡地驮着两个绿色邮包,里面露出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报纸和信件。负责收发的老师,每次在办公室前那棵大樟树下,接过邮递员从邮包中拿出的报刊信件,再大步流星走回,办公室顿时激荡起一片欢乐。我知道有两

位正与外地教师热恋的女老师,总盼望收到对方来信,信一到,她们脸上就乐开了花。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感情,只能通过信件传递。

在我脑海中,至今还记着当年通过乡邮员向报刊投寄第一篇稿件的情景。那是一篇约800字的散文,忐忑不安地被姓刘的邮递员慢慢放进绿色邮包。之后每天,一闲下来,我就思考稿件的命运,担心笨拙的文字,或许被编辑老师当成了废纸。大约一个月后,有位老师在绿色邮包带来的当地报纸中,发现我的短篇散文变成了铅字。那天,我好兴奋。从此,我对绿色邮包有了别样的情怀。

现在,人们联系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了。但,只要纸质媒介存在,邮政事业仍然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朋友。我自从调到城市工作以后,换了好几个住处,邮递员朋友想尽办法,让我能及时收到订阅的报刊。有位黄姓邮递员,专为我做了木制邮箱,并交给我一把铁锁和钥匙。多年来,我住在哪,邮箱就订在哪。一年一年,邮递员朋友从绿色邮包中,取出《读者》《老年人》《时代邮刊》《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放入邮箱中。

世相

喝酒品人

乔兆军

或窃窃私语,故作神秘,爆料些“内部机密”。有时候吹牛纯属开玩笑活跃气氛,然而有的人总把过去不知真假的所谓辉煌历史挂在嘴上,沾沾自喜中等待大家向他投来崇拜的目光。

有的人,与同阶层或不如自己的朋友聚会的时候,明明酒量大,却故意装作不能喝,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要我说最近胃不好,拿药装病,或者说酒精过敏,喝酒上脸。不管你怎么样,就是不动杯。可当这些人一见到比自己官职高,财富大的人的时候,却频频举杯,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恭维话,海量牛饮。这种人功利心强,纯粹是在为利益而喝,所以也不值得交往。

酒桌上,不难发现还有人专门喜欢劝女人喝酒,你不喝说你矫情、放不开,你要是喝呢,就一杯接一杯,目的就想看你失态。一次聚会,一猥琐男见一漂亮女子兴奋异常,变着花样劝酒。女人不喝,男子死缠乱打,步步相逼,结果女人连喝三大杯,直接将男人灌趴下,解气呀。男人灌女人酒,是最没品级的,赢了不漂亮,输了不光彩。

喝酒,各人不妨按照自己的酒量,要喝得舒服、雅致,喝得有节制,喝得有品味,喝得心情舒畅,喝出不失态为原则,只有喝得节制才会喝得文明。

开在恩施大峡谷的蜡莲绣球花

姜满珍

当我们进入恩施大峡谷,一路上领略天坑地缝、溶岩洞穴、绝壁画廊、瀑布跌水等美不胜收的景点时,我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大峡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个中缘由应该是没多远就能见到蜡莲绣球花静静地开在杂丛中,开在悬崖峭壁中,开在山谷溪水边。树的形态、花的馨香、叶的纤美、颜色的喜庆都让你难以忘怀,在欣赏中消解了旅途的辛劳。在你腰酸腿不想前行时,蓦然前方一簇簇吸引眼球的花儿在呼唤着你,它们就是蜡莲绣球花。

在边走边欣赏大峡谷的万物中,特别是隔一段距离拍一张绣球花的美照中,我结束了大峡谷的行程。有人赞誉恩施大峡谷可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媲美。我想,大峡谷有万米绝壁险峰、千丈飞瀑流芳、百座独峰矗立、十里深壑幽长、雄奇秀美的世界地质奇观,都美得撩人心扉,但如果没有蜡莲绣球花映衬肯定会逊色好多。

我仔细观察了蜡莲绣球花,它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绣球品种。我们湖南境内只有红色、粉色、紫色、白色、蓝色的绣球花,从没见过这种淡紫红色的花朵、褐色种子的绣球花。绣球花喜温暖、湿润和半阴环境,怕旱又怕涝,不耐寒。“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大峡谷气候很适合绣球花的生长。土壤的酸碱性对绣球花的花色有较大影响。在碱性土壤中多呈蓝色,在酸性土壤中多呈红色。看来,大峡谷中的绣球花都生长在碱性土壤中。它们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花的颜色就深一些,生长在大树下、岩石下的,花瓣几乎变成白色的了,花香淡薄,而且连叶子都暗淡无光。看来,阳光真的是万物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啊!

我想,地大物博的恩施大峡谷应该是有意扦插了那么多的蜡莲绣球花。为了让大峡谷更美,让绣球花开满漫山遍野,让游人悦目怡神、流连忘返。科普知识不丰富的我,还误以为绣球花是近几年的外来品种。原来,明清时代建造的江南园林中都栽有绣球花。20世纪以来,公园、风景区以及家居庭院都已成片栽植,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亮丽景观。目前,已有众多朋友将其作为家庭盆栽。

大峡谷的绣球花,与众多叫不出名字的树儿挨挨挤挤地生长在一起,花儿洒脱地绽放在枝叶间。也许是年岁已久,树形十分高挑,一般都有二三人高,枝条也还粗壮。不需要像盆栽那样管理得精细,什么换土呀,剪枝呀,施肥呀,避强光照射呀……感觉全是野生的,靠天吃饭的类型,都长得极为结实和俊秀。

最为遗憾的是,我偷偷折了几根短小的枝条装在矿泉水瓶中,落在宾馆的窗台上了。本想将一个湖北的绣球花抛到湖南来,如此,这段植物“姻缘”还不知何时能线上呢!

有些次序在秋天零落

(外二首)

唐臻科

站在秋日的蓝天下
我们举起镰刀
收割季节的丰盛
为冬日的仓廩储备阳光

层次斑斓的色彩
浸染生命的画卷
与经历的伤痛握手而别
岁月淬炼日子的过往

拘一捧清冽的山泉
生命之花泉水叮咚
我们解密指间滑落的光
隐喻在白雪下的秘密

有些次序在秋天零落
来或者去
都有不可预见的事物
成为旅途中的风景

秋荷写意

我在临水而居的小屋
用一尾青灯点亮星光
以踌躇而孤寂的笔触
临摹尘世的水墨丹青

我以清风为酒
揽素月入怀
在星光下与秋荷对视
扶风摇曳的花中仙子
迎风玉立冰晶高洁

玄月似一弯镰刀
收割世俗的爱情
我为秋荷写下的诗句
在唯美的意象里
缀满晶莹玲珑的修饰

时光深陷涌动起伏的夜幕
一滴露珠的无声滑落
在暗夜的光影中
禅释我御风而至的梦境

秋天的风景

在季候轮回的调色板上
我聚千年光阴
以万古流韵的笔墨
用浓厚而盛大的色彩
描摹一个季节的丰硕

我构思的线条之上
山岭枫红大地金黄
推开季节的窗口
有飞鸟掠过长空落雁
秋天的图景万水千山

打开岁月绵长的册页
所有的意象入梦而来
生命之花似水流年
谁在光前抵达
为尘世栽种一棵菩提树

投稿邮箱:
zzfkw@163.com